

“财神跟着瘟神走” 能否改变？

《新民周刊》：普通人对公共卫生非常陌生，甚至觉得可有可无。形成这种印象是什么原因？

吴凡：每个人都可能去过医院，所以我们对医院有感性的认识，它是有形的。但公共卫生恰恰是无形的，它润物细无声。

打个比方，有一条道路，路面坑坑洼洼，老有人晚上在这里摔跤，骨头摔断去医院把骨折治好了，他就觉得医生水平很高。终于有一天，因为好多人都在这儿摔跤，一个人说在这儿装一盏路灯吧，有了路灯，大家晚上行路不再摔跤了。

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去感谢安装路灯的人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，而且路灯点完之后也不是照亮某一个人的路，大家都受益了。这个故事里，安装路灯的工作就相当于公共卫生。

公共卫生做的就是预防“摔跤”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往往是无形的、幕后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在大家觉得疾病预防、传染病预警等工作非常重要，但疫情过去以后，是不是大家会好了伤疤忘了疼？

吴凡：说实话我的确担心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。

我们公共卫生领域，有一句话叫“财神跟着瘟神走”。今天有疫情了，资金就过来了，但是疫情一走，各种经费就减少了，而且减少得很明显。

这一次国家下了这么大决心，把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的



整体框架当中去考虑，我相信在可预期的未来这种情况会得到很好的改观。

公共卫生这个专业很奇怪，别的专业，投入越多专业就越红火，人才也越多，但公共卫生有一个宿命，就是你越敬业、投入得越多、干得越好，你就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掉了。

我们50年代的血吸虫防治，有一批很好的搞血吸虫的专家，最后把疫情控制住了，这个病达到了消灭的程度，到今天为止，上海仍然处在消灭血吸虫的状态。上海有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，60年代以后，病少了，专业就没什么事儿干了。这支队伍渐渐呈现出老龄化，年轻人也不太愿意做。

但是今天的公共卫生人，可以在知识面上、知识体系上更完整。追求健康是没有止境的，如果我们的知识体系构建得更完整、更全面的话，一个疾病达到控制或消灭后，我们可以去从事另外一种疾病的预

上图：近日，武汉对全市市民有序开展核酸检测，进一步摸清无症状感染者底数，进而有效管控。

防，或者说预防危险因素，促进人的健康往更高的层面去发展，让人从身体、社会、心理三方面都更完善、更健康，同时还能延长生命的长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些年疾控系统人才流失比较多，怎样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公共卫生事业？

吴凡：疫情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天，我琢磨得最多的是接下来怎么培养人才。大学的任务是适应时代之需培养优秀人才，那么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就是我们这样的高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怎么样让更优秀的人才能够到公共卫生这个领域来？我觉得还是要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开始。

首先，社会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认同很重要。如果大家觉得你干这个好光荣，学生今后跨出校门，会感到人生价值得到实现。

过去很多人对公共卫生的理解比较狭窄，以为学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就只能去疾控中心，或者最多去医院一个研究部门。其实不然，公